

革命文藝

法库县文化館編

一九七三年一月出版

目 录

一九七三年一月出版

| | |
|-------------|------|
| 土“老吊”（山东快书） | (1) |
| 创业战歌（二人轉） | (9) |
| 红花遍山洼（詩） | (17) |
| 重见光明（单出头） | (19) |
| 送 鸡（小話劇） | (25) |
| 山村新戏（詩） | (32) |
| 成 长（辽宁影調戏） | (33) |

土“老吊”

(山东快书) 赵博 张超

说的是大寨红旗迎风飘，
农田建设掀高潮！
猛听得轟隆隆南岭响起开山炮，
哗啦啦碎石纷飞下山腰。
哎，是谁在吱吱呀呀唱小调，
嗬！原来是人们正把辘轳摇。
生产队引水上山改河道，
社员们改天换地干劲高！
直通通打下竖井八米整，
井底下正把隧道掏。
嘿哟嘿！嘿哟嘿！
一个个你追我赶直叫号，
三九天热的脱棉袄，
索性穿个棉袄罩。
手打泡，汗直冒，
美滋滋的面带笑，
劝谁谁也不歇着。
他们说：“去年粮食超纲要，
今年要跨黄河，过长江，
咱要把高产奇蹟来创造！”

你别看大伙干劲大，
劳动效率可不高，
皆因为井下面提土运石太费劲啦，
摇一回顶多能有一水筲。
党支部号召大家想办法，
急坏了突击队长于海涛。
这个人大眼睛，浓眉毛，
宽宽的肩膀个头高，
未曾说话面带笑，
声音好象把钟敲，
走起路带小跑，
震的地球直颤摇！
今天他，既不跑也不笑，
两道浓眉紧锁着，
自言自语直唸叨：
“买个吊车倒挺好，
又怕队里多开销。”
唉！能不能不花钱把事办好，
动手造个土“老吊”？
于海涛把自己想法讲一遍，
大家伙都说他的道眼高！
有的说：“就怕木料不好找，”
有的说：“土‘老吊’咱们从来没看着，”
没见着倒好办，
架不住大伙想高招。
于海涛听着听着心高兴，

嘿！一拍大腿直蹦高，
撒腿就往家里蹽。
到家里便把木料找，
拿出了锛、锯和斧凿，
锛子锛，刨子刨，
忙活的汗水似雨浇。
惊动了回家做饭的于二嫂，
一把拉住于海涛，嘟嘟囔囔紧叨叨：

“你疯了，你傻了，
为啥把木头砍个乱糟糟？
就算是咱家房子不能盖，
也不能拿着好钱打水漂啊！”

海涛说：“这件事都怪我，
心急没跟你唠唠，
工地上提土运石太费劲，
我打算把这块木料借给队里造‘老吊’。”

白：“什么，造‘老吊’？”
“是啊。”

“这玩艺儿，既省工又省力，
劳动效率还能高，
不知你有啥意见，
最好能出出点子想想招儿。”

“借木料俺同意，
反正它在家也是闲搁着，
造‘老吊’俺倒没啥好道眼，
家务事你就不用把心操，

俺把孩子管理好，不让
他们乱吵吵；
今晌午伙食给你加点厚，
马上就把饺子包，
你可以一心无挂搞革新，
俺支持你多为集体搞创造。”
海涛把木料准备好，
扔下推刨，操起凿，
忙得他一时难开交，
小半天，没休息，
终于做个土“老吊”。
两口子在家一试验，
大约得十多个人把绳子薅，
用的人力没减少，
劳动效率也不高。
二嫂说：“算了吧，等吃饭以后再捉摸。”
捧来了一盘水饺桌上搁，
海涛他，咀没动，眼没瞧，
二嫂说啥他都没听着。
又是画，又是描，
苦钻苦研造“老吊”
二嫂说：“海涛啊！你的心情我知道，
可不能拿自己身板儿不当刀，
我看你吃完饭去找大伙唠一唠，
是不是让他们帮你想想招儿。”
一句话说得海涛心开窍：

“嘿！还是你的办法高，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有教导。”
说着话磨身就往工地蹽！
只听得嗷的一声叫，
一着急踩了小花貓，
小花貓正睡觉，
只觉得爪子火燎燎，
东瞅瞅，西瞧瞧，
嗖的一声上树稍。
这消息没腿可能跑，
工地上都传说海涛要造土“老吊”，
大伙也在捉摸着。
于海涛满怀信心朝前跑，
嗯？见前面有人貓着腰，
正在那里自言自语瞎磨叨：
“哼！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没听说土包子还能造“老吊”，
哪玩艺儿本是工厂造，
没有点天才搞不了，
我看是白搭工，白费力，
老虎上树没抓挠，
穷山沟若想搞掉低产帽，
除非是滚子开花驴生角。
一个个高粱花子装满脑，
真不知地多厚来天多高！”

这家伙，小个子，细身条，
脸煞白，胡子少，
光秃脑袋没有毛，
好象扣块葫芦瓢，
原来是四类分子林没毛。
于海涛气得心里突突跳，
大喊一声“林没毛，”
震得地动天也摇，
上前就把领子薅，
好象是雄鹰抓燕雀，
拽得他身子离地半丈高，
林没毛头发昏，眼发胀，
脚底下好象踩了棉花包，
差点没摔了一个仰巴跤，
到工地海涛他前前后后讲一遍，
群情激愤似海潮！

白：猛听得：打倒林没毛！
狠批“唯天才论”！
口号声此伏彼起冲云霄。
海涛说：“刘少奇一类骗子说俺是
“群氓”和“阿斗”，”
林没毛说俺是高粱花子装满脑。
你和刘少奇一类骗子唱的一个调，
他在上边喊，你在下边嚎，
推波作浪胡乱搅，
妄想混水把鱼捞。

什么“唯天才”、“超天才”，
一句话就是你们比群众高，
借此来束缚群众手和脚，
便于你们变天，复辟搞阴谋。
我问你，天上飞，地下跑，
飞机、坦克、高射炮；高楼、铁路和大桥，
那一样不是劳动人民亲手造。
为什么我们贫下中农就不能造“老吊”？
我们要引水上山高产稳产，
彻底摘掉低产帽；
让时代的列车加足油料，
猛开快开永远朝前跑。
你企图破坏农业学大寨，
贫下中农绝不饶。
旧社会你给特务当狗腿，
敲诈勒索装腰包，
还总是吹嘘你的天才高，
你不动镐，不摸鍬，
酒足饭饱耍花招。
世界上一切都是人民来创造，
不准你把人类历史乱颠倒！
林彪毛目瞪口呆热汗冒，
又点头，又哈腰，
“我该死，我错了！”
啪！啪！伸巴掌直往自己脸上削，
今后一定不破坏造“老吊”。

党支部当场组织试制组，
有张大娘、于二嫂、老刘、老赵、于海涛。
你一言，我一语，
集中智慧想高招，
这个说：“用人拽绳太费劲啦，”
那个说：“最好能造个绞车把绳薅。”
二嫂说：“绞车我可没看过，
在娘家看过辘轳立着摇。”
白：哎，那不是辘轳是绞磨。
“对，咱造个绞磨好不好？”
说话的正是于海涛。
大家伙都说好、好、好！
边研究，边制造，连夜造成了土“老吊”。
一次能吊一车土，
即省工、又出活，大伙都说挺轻巧。
土“老吊”，
劳动效率大提高，
土“老吊”，
旱涝保收产不掉，
亩产千斤没个冒。
自力更生干劲大，
艰苦奋斗精神好；
群策群力造“老吊”，
毛泽东思想根子扎得牢。

创 业 战 歌

(二 人 轉)

宝 靜

女：哎：

秋风激荡千层波，

男：尚屯水庫唱新歌。

女：向阳坡前红旗舞，

合：男女老少忙收割。

男：嚟駕！

女：哦吁！

男：趕車去拉辛收果，

女：小紅心中好快活。

大鞭子一甩 (哇)

咔卡地响哎，

馬儿飞跑直奔向阳坡。

男：向阳坡，向阳坡，

金浪滾滾流水歡歌，

眼望倒揚的流水，

心潮澎湃起漩涡。

女：（白）队长！你看坡頂的三級
提水站快修好了，

男：唔。

女：（白）咱若把尚屯水庫的水
引上向阳坡，那时候
过长江跨黄河呀可真
是手拿把掐的了。

男：唔。

女：（白）队长，哎队长，你又在
琢磨啥呀！

男：（白）小紅！

我想起往事有一桩，
心中慚愧沒法說。

女：是不是去年过春节，
党支部决定引水上山坡。

男：对！

听说要修倒揚程，
社員們議論紛紛口舌多，

女：（白）有人說：
年年盼來代代盼，
盼水流上向阳坡。
旧社会咱在梦里想，
新社会咱亲手改山河。

男：（白）也有人說：
这是電線桿上放炮想的高，
誰見過低水上高坡。

张队长心中如麻乱，
两种意思费琢磨，
修建倒扬程好是好，
就怕一时半晌不见效果，
不如种点水库地，
只要不涝就能得……。

女：队长话儿刚出口，
惹恼咱队的贫协主任江大伯。
队长啊！
当年红思想可要不得。
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
学大寨就应该实打实做。
党支部的决定就是正确，
引水上山把干旱皇历揭。

男：大伙齐说对！对！对！
一定要把水引上向阳坡，
女：（白）队长，咱们就干吧！
男：（白）好！

合：一杆大旗迎风舞，
人欢马跃唱战歌。
倒扬程工地摆战场，
炮声隆隆人如穿梭。

男：正正苦战五个月，
女：三百米的暗渠修到向阳坡。
男：那一天正把第二个竖井建，
女：突然间乌云滚滚好似黑锅。

男：轟隆隆沉雷闪电裂长空，
女：嘩啦啦大雨象瓢泼。
男：顷刻间山洪爆发似野馬，
女：横冲直撞下山坡。
男：这座竖井刚修好，
女：要是冲坏可了不得。
男：石头挡，土块蹩，
女：坝高水涨可真没辙。
男：只见洪水铺天盖地，
女：井口已被水淹没。
男：江大伯带领群众忙抢救，
女：一道人墙立山坡，
男：只听轰的一声响，
合：竖井塌方声震耳膜。
女：眼瞅着五个月的工程全报废，
男：阶级敌人趁机吹冷风，耍阴谋。
 倒揚程变成了倒难成，
 劳民伤财损失多。
女：本来咱队家庭薄，
 可不能这么穷得索。
 不如种点水库地，
 挽回损失把丰收夺。
男：张队长心中更上火，
 跑到大队把泄气話說，
(白)支书，
 不能再修倒揚程，

社員都說損失多。
还是种点水庫地，
又省工来又能把丰收夺。

女：江大伯一旁听了叫队长，
你不该听信阶级敌人的挑拨，
水庫地种不得，
毁坏护堤林违犯政策。
水庫寿命受影响，
这不是咱貧下中农的好风格。

男：水庫地种不得，
今年丰收靠什么？

女：丰收靠的是学大寨，
不能把歪門邪道来琢磨。

队长！
路綫錯，一切錯，
咱可不能拉沒轍的車。

男：种水庫地怎能算路綫錯？
你說的話一点不合轍。
种水庫地也是干革命，
革命还怕打粮多？

女：不能光想打粮多，
还要为子孙万代创大业，
光顧眼前放棄长远，
这就是在社会主义路上开倒車。

男：啥？
这个帽子可太大，

我脑袋太小你扣不得。
我辛辛苦苦干革命，
你为啥說我开倒車。

女：队长，
种水庫地害处可太多，
今年收明年得，
大坝水土流失多，
一年二年不要紧，
十年八年了不得，
国家的大水庫被毀坏，
不顾国家的利益是为何？

男：咱们队山地多，
地沒劲土質薄，
十年九旱沒有水，

女：咱队的穷根就在这。

(白) 毛主席教导我们：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咱们修建倒揚程，
就是为长远搞建设。

男：远水怎能解近渴，
誰知道那年那月才能把
水引上山坡。

女：艰苦奋斗学大寨，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咱要做社会主义新愚公，
铁臂钢肩改河。

老一辈少一辈辈辈奋战，
荒山坡定能变成米粮坡
男：江大伯說的句句在理，
我低下头来暗琢磨。
女：我和支书交換下眼色，
合：一齐把张队长来劝說。
女：老张啊！
你是多年的老干部，
經狂风战恶浪多少回合。
历史的經驗不能忘，
路綫斗争記心窝。
男：十年前咱遇干旱，
小苗旱的稀里哗啦象柴禾。
女：贫下中农决心大，
咬紧牙关战旱魔。
男：为了澆活一亩地，
肩膀磨破扁担挑折。
女：尚屯水库有的是水，
眼巴巴不能引上向阳坡。
男：阶级敌人趁机放暗箭，
女：走資派又抛出修正主义黑貨色。
男：（白）张队长你还記得，
那年咱光想种点水库地，
略荒耕地五垧多。
女：遇着干旱不搶救，
抢种水库地坐吃等喝。